

南 美 館

月訊

TAINAN
ART
MUSEUM

2018/05

那些年誰如電光石火般過境—— 臺南老戲院建築映畫

撰文／吳家瑛

現在的我們，走進電影院的觀影經驗多半是，手上拎著令人雀躍的小零食，把票拿在手上邊走邊掘，閃進厚重布簾的另一邊摸黑對號入座，等待燈光全滅，舒鬆僵硬身體，把自己交付給銀幕裡的世界。早年的臺南人愛看戲不落人後，在明治44年（1911）臺北街上出現了首家電影院「芳乃亭」之後，臺南也陸續興建「南座」、「大舞臺」、「戎座」、「世界館」等知名大型戲院。地方商賈體認開設戲院利多，鄉賢仕紳也希望透過戲院吸引人潮促進地方繁榮，於是紛紛積極投入戲院經營，諸般因素，使得臺南成為全臺戲院最多的城市。在電影業最輝煌的1940、1950年代，曾出現多達50餘家同時營業的盛況，若走在彼時有「電影街」之稱的末廣町（今中正路），除可隨時潛入影廳與另個時空邂逅，聚集在戲院週邊的風月場所和娛樂空間，更足以讓人飽嘗酒酣耳熱、聲色茶靡。



離開舊府城，來到大臺南地區，目前仍保存完整的老戲院，要屬麻豆的「電姬戲院」最令人驚豔。1930年代的臺灣建築深受日本風格影響，戲院建築也不例外，而由於日本建築師多留學歐美吸收西方建築技法，因此建築風格也為之影響。電姬戲院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，由經營者陳臣家族委託日本設計師建造，一方面採用仿巴洛克式風格，但呈現上已邁向裝飾藝術融合日式圖騰，強調幾何構成而非追求誇張華麗。建築本身由於運用幾何線條、左右均衡對稱，展現出簡潔洗鍊的美感和摩登精神。建築裝飾也獨具特色，除了兩側頂樓女兒牆上各有施以洗石技法的七個石獅圓雕，象徵一週七天天營業映演之意，外牆兩側還鑲有日本福神與迴旋花紋浮雕，搭配幾何鏤空的雕花窗格和獨特的草綠色牆面，整體而言，建材優質、結構穩固紮實，裝飾也非常漂亮。正因為這幢建築物如此美麗，不禁令人慶幸她幸運逃過二戰烽火和白河大地震的摧殘，經歷數十年風雨侵擾，至今仍舊屹立於麻豆老街上，度過歲月荏苒，風韻猶存。

善化戲院（1932）

戲院或電影院儘管是大眾娛樂事業場所，但不似其他公共建築那般，營造技術和風格品味容易受到政權意識更迭而改變，是少數跨越時代仍可維持特有形態的建築類型。1932年興建的「善化戲院」也是如此，它的外觀原為西方歷史主義建築樣式，手法著重雕琢皮層般淺薄立面，正好符合1930年代的戲院建築特徵。戰後改建時採用簡約的現代主義外觀，以及鋼筋混凝土材料工法形塑飛揚的雨庇造型，歷史主義的華麗門柱則象徵了電影封印時空、馳騁幻想的本事。然而，隨著新式媒體興起，戲院也跟著逐漸沒落，善化戲院於是在1981年停業。



金紫戲院的建築立面上有著圓型的牛眼窗。（圖版提供／洪林祐）

永成戲院（1945）

鹽水鎮昔日曾是臺灣第四大城市，最繁華時曾出現「永成」、「東文社」和「大榮」三家戲院，其中尤以永成戲院經營得最有聲有色。戲院建築的前身是碾米廠倉庫，二戰後由所有者黃直於1945年改建而成，在當時不僅是街坊鄰居扶老攜幼前來看戲，也是政商名流聚集之地。後來觀眾視聽習慣改變，戲院放映的影片越來越少，連歌舞團表演也無以為繼，遂在1991年結束營業。這間戲院的建築特徵來自曾是米倉的背景，屋頂採用日本黑瓦，內部結構以紅檜木構建，連棟屋身加上挑高閣樓與佔地百坪，創造出寬敞的空間氣勢。建築在戰時毀去三分之一，幸而剩下的三分之二仍被保留和進行門面加高的工程，改建為戲院。今天保存下來的永成戲院一如往昔，建體結構穩固，戲院內外的空間配置和設備也都毫無改變或損壞，讓人彷彿穿越時光的甬道與當年的戲院相遇。

金紫戲院（1956）

1956年竣工的「金紫戲院」位於臺南後壁區安溪寮，當時是地方上相當有名的戲院。建築外觀為左右設計對稱的牛軋型，房身是木造防颱風的長方形建築，左右側各開了一個圓型的牛眼窗和半圓形的通風口，山牆上的長扁額刻著「金紫戲院」的字樣。「金紫」得名自林耀東家族歷代祖先受封「金紫光祿大夫」之榮勳，戲院建物上也因此還可見得「林」字。戲院盛極一時的時候以放映「台語片」電影為主，布袋戲、歌仔戲等野台戲為輔。但直至1971年以後，隨著電視在臺灣普及，戲院逐漸乏人問津，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只好歇業。儘管如此，風華一時的「金紫戲院」仍隨著安溪寮人走過一段光影紛繁的歲月。如今來到人去樓空的金紫戲院，來到當年的售票口前，在售票員與前來買票的觀眾之間，隔著四芒星與卍字型圖案編織而成的鐵窗花，仍舊精巧至極引人注目，相對於整體簡約的建築外觀，這個細緻繁麗的小巧思，反而成為烙印我們心上的記憶點。

臺南中西區永福路上的「全美戲院」以二輪片映演為主，是學生族群休閒娛樂的好去處。日治時期坐落於熱鬧的大宮町一丁目，當時的建築物是三連棟街屋，二戰時受到戰火波及毀損，1950年由富商歐雲明重建為「第一全成戲院」，寫於戲院外牆上的「THE FIRST CHUANCHEN THEATRE」字樣便是由此而來。更名為全美戲院，是歐家將戲院轉賣給妹婿吳義垣之後的事。現由黃色油漆包裹的建築外牆，早年為灰色洗石子，立面外觀中間寬兩側窄，左右塔樓對稱，橫向鑲嵌幾何飾帶，上開半圓拱窗，中間外推微弧形的陽臺，頗具仿巴洛克式建築風情。步入影廳，可見地面上錯落撲克牌圖樣的磨石子，踩著紅心五和方塊三前進，完全可感受娛樂事業帶給人的歡樂氛圍。穿越二樓影廳來到陽台，向兩側張望，可以近距離欣賞裝飾於戲院立面的海馬與蝙蝠造型飾帶。蝙蝠音似福，而海馬狀似飛龍五行屬水，都是寓意吉祥的圖案。

到電影院看電影，就像眾人在黑暗中簇擁呵護一簇火苗升起，直到有星點、有光束，點燃一幕、兩幕、好幾幕風景，迸放成返照我們的電光石火。在電影院裡看電影的片刻時空，則彷彿遠行一趟旅程，這筆記憶在我們心底或許也正如短暫過境、映畫乍現，卻肯定留下些什麼，每次每次，直到顯影成一座心目中的電影院。現實裡許多老戲院已在荒煙蔓草中間置荒廢，時光卻如琥珀靜靜將歷史痕跡與文化價值凝結，待我們在歲月中穿梭百般，回到那裡，見上它們一面。



全美戲院外觀上鑲有海馬造型飾帶。（圖版提供／全美戲院）

1. 大舞臺舊址位在今西門路二段，建築採和洋折衷風格，屋頂為和風簷瓦、西洋背心式屋頂，立面三座山牆，牆上壁飾極其華麗。劇場入口採用氣派的西式拱門設計，沿襲了上海自1910年以後設立西式劇場的潮流，和日人的劇場建築傳統大相逕庭。（翻拍自《府城今昔》）
2. 現今西門路上的真善美戲院昔日為宮古座舊址，此後歷經延平大戲院再到現在的真善美戲院，戲院歷史共90年。圖為宮古座建築外觀，翻拍自《臺南市大觀》。（圖版提供／金萬字書店）
3. 電姬戲院的建築外觀，正面有三個圓框，分別框著「電」、「姬」、「戲院」四字，頂樓女兒牆有七個石獅圓雕，代表一週放映七日，全年無休。（圖版擷取自維基百科）

參考書目：

1. 厲復平，《府城、戲影、寫真：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》（臺北：獨立作家，2017）
2. 陳桂蘭、王朝陽，《南瀛戲院誌》（臺南：臺南縣政府，2009）。
3. 辛永勝、楊朝景，老屋顏：走訪全台老房子，從老屋歷史、建築裝飾與時代故事，尋訪臺灣人的生活足跡》（臺北：馬可孛羅，2015）
4. 凌宗魁，《紙上明治村：消失的臺灣經典建築》（臺北：遠足文化：2016）
5. 蔡明志，《日治時期臺灣鄉村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》，《臺灣美術學刊》53（臺中：國立臺灣美術館，2005），頁46-54。
6. 周菊香，《府城今昔》（臺南：臺南市政府，1993）

老宅磚情——手與心的沉靜之地

● 撰文・攝影——湛文甫



頂著夏日將至的豔陽在大街上走，足以讓人額頭滴落斗大汗珠，在轉角瞥見手搖店，遂禁不住欲將烈日冰鎮的渴望，火速趨步向前，點上一杯沁涼的老欖紅茶緩解燥熱，瞬間消暑解渴。老欖茶樹的風味形象搭配新葉初摘的茶菁芬芳，洩出手中讓人眷戀的美好滋味。佇立在街頭巷尾的老屋亦復如是，即使被以過於簇新的塗漆建和包覆，也藏不住它們猶然的風骨。時光徐徐推演，將歲月長出，在老屋的一磚一瓦上留下風與塵的刻痕，成就分外獨特的文化風景。自民間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於臺南發起「老屋欣力」計畫，再到臺南市政府辦理「好舊好」歷史街區暨歷史老屋補助計畫，漸進促使臺南興起一股以地方特色為依歸的老屋及老街再造風氣，接續反轉「老」的負面形象，形成「Old is Good」的情感量能，讓老屋如同老欖般再發新芽、續寫新頁。

與創作應用。像是以老屋為主題，運用老屋裝修剩下的餘料為媒材，交由學員運用，想像出一道道充滿老屋元素的餐點，像是洗石子飯糰、胡蘿蔔紅磚瓦房子、窗花吐司等等，擺設組合成一道道台式老屋藝術創作料理。

燦爛滿屋，公園旁的心藝製作所

曾任教國小教師的葉儒欽，擁有美術創作、藝術史和考古學的學習背景，有感於學校僵化的美術教育方式侷限了孩童的創意天賦，由是燃起創立藝術推廣空間的念頭。或許喜歡老屋和對於古物的熱愛系出同源，兩年前她遊走在海安路三段時，被鄰近連雅堂公園的一幢兩層樓老屋吸引。她參考比對心儀的老屋樣式之後，便決定買下這棟52年的房子，成為它的第四任屋主。她全程參與室內整修的過程，儘管灰頭土臉勞心費力，但聽到工班對屋內原有的建材嘖嘖稱奇，材料不僅實在，工法也十足紮實，便為房子的老當益壯感到無比值得而欣慰。葉儒欽說，她以她著迷的法式仿古家飾風格為藍本，實現她對老屋內部的情景想像，以減法概念保留屋內的原有結構，善用多餘卸除的窗框及木材加工製成新的收納櫃架，再以個人蒐藏的老物件妝點空間，一個灌注心力的「心藝製作所」就此誕生！藝術空間營運至今，已舉辦多場藝術主題工作坊和親子課程，陸續還有創作展覽進駐。訪問之際，葉儒欽和近期加入心藝製作所的藝術家夥伴鄧保祺，正計畫把藝術課程帶往鄰近街區，讓藝術的連結以個人為端點串連到鄰里，持續網絡無數個熱愛藝術創作的心。

老屋的空間修繕和使用功能逐漸趨向複合，亦如博物館的舊建築再利用手法和服務項目愈顯多元，積極在功能角色和空間策略上求新求變求誠懇，付諸滿溢的熱情，頻繁與各界持續交流。自發性的老屋欣力及翻修計畫，源自於屋主對於空間的期待和期望，打開房門，這裡可以是人人都能前往享用的美食特色餐廳、住上一夜的溫馨民宿、體驗藝術創作的教室。多虧了他們對於「老舊」情有獨鍾矢志不渝，讓我們得以在不同情境裡愜意享受老屋的獨特質感，摒除成見，聆聽其超越時代的低語，找尋屬於自己獨家的心動時刻。

春風吹拂，雜貨店裡的春風才藝教室
位於金華路的「春風商號」，早期是經營雜貨的零售老商店，現在卻悄悄掛起「春風才藝教室」的招牌，若是一個走神，先與一樓撲鼻而來的刈包香味及餐桌擺設相遇，恐怕會讓人誤以為是廚藝教室。跟隨主持才藝教室的王薰苳來到隱身於二樓的空間，這裡才是她帶領兒童美術創作的園地。此處原是王薰苳家族的舊厝，幾經思量，她決定將垂垂老矣的房子從裡到外進行整修，尤其去除覆蓋二樓陽台的鐵皮，將整棟兩層樓的房屋立面重新呈現給熙來攘往，讓老屋重展春風滿面。由於擅長纖維及複合媒材創作，王薰苳遂將二樓當作美術教室，親自開班授課。不以升學為目的的春風才藝教室，課程著重培養孩童的基礎美感、生活美學

懷新思舊，博物館與建築再利用
老建築的保存具有歷史傳承的意義，也裝載人們共同的生活回憶，如同博物館長年保存藝術品及古物，皆是訴說溫故知新的重要性。不過當保存價值無法再與民眾產生連結，便讓人產生遙不可及的距離感。以再利用思維設計的老建築活用案例，著重建築本身的時代意義和滿足現代人需求的空間機能，將舊建築適度保存與拆卸，輔以新建築的擴建，導入軟體服務的活化，建構別具獨特及難以取代的建築空間。博物館界的古蹟再利用案例有2003年整建完畢的國立臺灣文學館（原臺南州廳），移除晚期擴建的廳舍，修復被炸毀的屋頂，自中庭延伸加蓋新建築，去除了威嚴的官舍，成為人人都能參觀的文學類博物館。2015年開館的宜蘭美術館前身為臺灣銀行宜蘭出張所，從保護個人金融資產的角色，轉型成珍藏人民共有藝術資產的美術館。而原本的臺南警察署，也依循再利用原則，轉生為臺南市美術館一館與市民見面。除了官方主導執行的古蹟再利用案例，民間也在同樣的思維下整修老屋，保存建築，注入服務活力，邀請我們動身探索，在磚瓦層疊的空間裡挖掘過去、預見未來。



1. 臺南市美術館一館（原臺南警察署）
2. 隱身春風商號二樓的教室，是喜愛創作的孩子們共度歡樂時光的秘密基地。
3. 老屋整修剩餘的材料，也可以是創作的媒材。（圖版提供／春風才藝教室）
4. 葉儒欽曾難以決定老屋後方庭院破損磚牆的去留。幾經思量，最後她以舊牆為基，補砌上半部的紅磚牆，形成一道新舊融合的建築風景，也為心藝製作所的休憩空間增添恬靜古樸的氛圍。
5. 心藝製作所一樓是藝術創作教室，左右牆面同時也是受邀藝術家展出作品的空間。

spot

作品簡介

雜誌《臺灣公論》創刊於1936年，自1卷6號（1936年6月）至4卷1號（1939年1月）間，連續刊載了一系列臺灣各地鳥瞰圖，內容遍及基隆、臺北、新竹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、屏東、臺東等地，圖像內容及色彩均相當豐富，引人注目。其中1卷11號的封面「文化的極致—臺南銀座街」以湯德章紀念公園行經林百貨至運河一帶的視野，寫照了日治時期充滿摩登氛圍的街景生活，還可以看到臺南州廳、民生綠園、林百貨、赤崁樓、運河盲段等景點。當時的末廣町（現今的中正路）被稱為「銀座街」，以示和日本東京的銀座一樣熱鬧，街上有汽車、人力車、商行、旅館等等，呈現府城特色地貌景色與風情。另則眾多戲院聚集於此，也使得末廣町有「電影街」之別稱。鳥瞰圖中可以看到興建於1928年、位於西門町（今西門路）的宮古座，以及1931年落成的臺南世界館和1935年興建新館的戎座（戎館），分別位於今中正路上的湯姆熊歡樂世界和黑橋牌店面。

▼《臺灣公論》1卷11號（1936年11月）封面繪圖「文化的極致—臺南銀座街」（圖版擷取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）

